

尋父幽幽六十年

受難者：賴傳盛

訪談對象：賴傳盛之子，賴崇文（1938年出生）

訪談時間：2014年8月30日

訪談地點：佳冬自宅

賴傳盛小檔案

1925年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出生

1952年 依涉及省工委佳冬支部案，被警方誘捕到案

1953年 在臺北馬場町被槍決

1980年 在十二張犁找到其簡陋小墳

2012年 賴家迎回骨灰罈

76歲的賴崇文，每天依然如常地在佳冬田園種田養豬。

偶爾工作停下來時，他就凝望藍天上飄飛的白雲，想起六十年來，他不停地尋找父親受難身軀的幽幽歲月。

直到二年前，他才正式把父親賴傳盛的骨灰罈，從遙遠的異鄉，迎回佳冬。讓英年早逝的父親，終於能返回自己出生的家鄉，入土為安。

賴崇文迄今仍然難以忘記，六十年前與父親見到最後一面時，被關在監牢的父親，仍然勉強擠出笑容鼓勵他。

賴崇文那時臉上流滿辛酸的淚水，依依不捨和父親說再見。



父親最後那抹微笑，至今仍深深烙印在賴崇文的腦海中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他這一轉身，竟然在六十年之後，他才再一次見到早已化成骨灰的父親……

純樸的農家子弟

六十年前的佳冬鄉六根村，是一個偏僻的小農村，進出沒有柏油路，要去哪裡，都要靠雙腳辛苦行走。賴傳盛出身在這樣的客家村落，小時候家裡也沒有錢供他上學，只到過私塾上過課，勉強學了一些漢字。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裡幫忙，長大後到附近找工作，分攤家裡沉重的負擔。

「我阿爸很孝順，村落的人都叫他順仔。阿爸排行老大，從很小

就開始幫忙阿公維持家計。父親當時雖然不曾受過正式日本教育，但是讀過私塾，這已讓他足夠在日治時代，在佳冬國小隔壁的農會信用組合工作，後來 1945 年日本戰敗撤退後，父親離開農會，去朋友那邊幫忙挖井取水，進行農田的開墾。」

「父親的純樸個性，讓他結識了一樣是農村子弟個性的鄭團麟老師。」賴崇文提到鄭老師時，語氣充滿不捨與無奈。

鄭團麟¹是賴崇文在佳冬國小五年級至六年級的歷史老師。在賴崇文心目中，鄭老師為臺南師範學院畢業，無論學養或個性都很令人欽佩，尤其賴崇文班上有五名同學，都是農村子弟沒錢補習，他就免費幫他們補習了二年。

每天下午下課後，賴崇文與其他四名同學，一路走到鄭老師家補習，直到晚上九點天色全黑才下課。

賴崇文說：「父親因為要去接我，常在鄭老師那邊聊天，兩人成為很要好的朋友。尤其為了感謝鄭老師免費為我們補習，父親有時會送家裡養的雞給老師補一補。」

父親與老師同時被捕

「鄭老師教學實在很認真，他幫我們五個小朋友免費補習，結果五人全都考中第十一屆東港中學初中部。於是，我每天走路到車站，再坐火車到東港上學……」

01 根據判決書，鄭團麟是臺灣共產黨省工委佳冬支部的負責人，賴傳盛因兒子賴崇文在鄭團麟處補習，因而被視為其所吸收的成員，並且一同被捕。

賴崇文回想，當年要考上東港中學初中部，競爭相當激烈，不少同學都去其他老師那裡接受收費極高的補習課程。沒想到義務替他們補習的鄭老師，竟然揮出全壘打，讓五人全都以正取生考上，因此大家都非常高興。賴家父子也非常感謝鄭老師這長達兩年來的幫忙。

1952年，東港中學初中部才開學不久，賴崇文就遭遇一生最大的難題。那天他還在上學時，當地派出所的工友，前來家裡和父親說：「你替兒子申報的身分證號碼搞錯了，請你來派出所一趟，看看怎麼修改。」

個性純樸的賴傳盛，怎麼會知道這是警方誘捕他的陷阱。他不疑有他，就和這位工友走了15分鐘的路，來到派出所，隨後就被送到東港分局，第二天送至屏東分局。賴崇文沒想到，父親這一走，從此一去不返。

賴崇文放學後，知道父親和老師先後被逮捕，一整個晚上睡不著。隔天一早醒來，他踏著晨霧，從六根村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枋寮站，再坐火車到屏東市。剛好賴崇文的舅舅在市區擔任救濟院的副主任，在舅舅的陪同下，他到屏東警分局探望父親和老師。

賴崇文走進分局內的臨時牢房，看著他最敬重的兩個人，就這樣被關在牢籠裡。父親看到他，臉上露出微笑說：「阿文仔，以後一定要好好讀書，才有飯吃，才会有前途。」

賴崇文轉頭看到鄭老師，嘴上被塞了一塊小小白布，上頭還滲出一片血跡。他猜警方可能怕鄭老師自殺，因而拔光他的牙齒。鄭老

師看到賴崇文，由於無法說話，只能點點頭示意。

「我看著最親密的兩位長輩受苦受難，卻一點忙也幫不上，這是我這輩子裡最難過、最心碎的時候了。」

賴崇文回想起六十年前的這場探望，心情還是難免激動了起來。那一天，他走出屏東分局，看到頭頂上揮散不去的大片陰雲，心底一沉，隱隱知道這可能是這一生最後一次見到父親與老師。

大窟養活一家人

父親和老師為什麼被捕？這般複雜的事，對於一名青少年來說，實在很難理解。身在那個亂世裡，賴崇文還記得，那時學校就有張貼宣傳單，上面說如果身邊出現匪諜，要鼓勵他們自首，政府會給予自新的機會。他還和父親提及這事，父親笑笑地和他說：「我不是匪諜啦！你看我是嗎？」



是匪諜啦！你看我是嗎？」

以往是家中經濟支柱的父親被抓後，賴家的生計立即捉襟見肘。賴崇文好不容易考中的東港中學初中部，讀了半學期，因繳不起學費而休學。沒讀書後，為了養活一家

每每回想起父親、老師當時在牢房的身影，都讓賴崇文內心激動不已。

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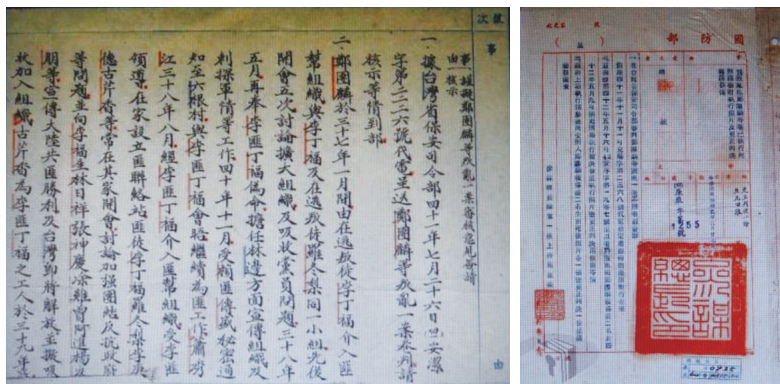
人，他到處找活路。他記得老家六根村前方，有三個因美軍轟炸而形成的大水窟，便因此成為他白天抓魚、晚上釣土虱的好地方。

賴崇文說起這段往事，他既驕傲又感慨地說：「我不騙你們，我把撈獲的魚貨和土虱，帶回家煮給大家吃，這樣竟然維持一年多的家計。後來我找到工作，才解決家裡的燃眉之急。」

這段期間，賴崇文還有和獄中的父親互通明信片。那時已進入冬天，天氣變冷了，他和鄭師母拿著保暖大衣以及萬金油，送到民眾服務站，請該站的工作人員，幫忙轉寄給父親及鄭老師。他們只希望這些冬衣能替摯愛的家人保暖驅寒。

不過，父親被逮捕一年多後，政府寄來的一封信，擊碎了他們所有的希望與期待。

1953年，政府寄來薄薄一紙判決書，冷冷地躺在15歲的賴崇文手上。判決書訴說一件殘酷的事實，指父親賴傳盛因觸及懲治亂匪條例，在該年的5月9日，與同案的鄭團麟被執行死刑完畢。



賴傳盛及鄭團麟的判決書。

尋找父親的幽幽歲月

賴崇文回憶：「父親被槍斃後，師母問我要不要去臺北將遺體領回？我說，人都死了，領回一具冷冰冰的屍體有什麼用。最主要是不知在哪裡被槍斃，也不知被葬在哪裡。那時候，我只有15歲，實在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事。」

歲月匆匆流逝，賴崇文早已由青少年轉眼之間長大成人，在家鄉務農。但是他的心，總是掛念著流落他鄉的父親魂魄與遺體。1980年代，他決定動身前往臺北，追尋父親的蹤跡。那時還沒解除戒嚴令，尋找父親的事，只能小心翼翼。經過多方打聽，他千里迢迢從屏東佳冬，來到了傳說中許多死刑犯被槍斃的臺北馬場町。

賴崇文還記得，到達位於淡水河邊的馬場町時，吹來陣陣冷風，好像是那些亡魂留下的無限怨念。那時，馬場町那裡還有兩棵大榕樹，他在那裡找到當地的管理員。賴崇文問他白色恐怖時期，在這裡被槍斃的人，都被帶到哪裡埋葬了？管理員說，受難者的遺體，都被送到十二張犁的公墓埋了起來。

賴崇文來到十二張犁，好不容易找到當年親手埋了父親的土公仔。在土公仔的帶領下，一行人穿過一大片的幽暗樹林。土公仔走到一個角落，指著一排簡陋小墳說：「你父親與其他受難者就被我葬在這裡。」

賴崇文跪了下來，找到刻著父親名字的小墓碑，墓碑大約只有一張紙的大小。他拿起了香向父親一拜再拜，眼眶裡的淚水滿溢了出

來。他在小墳旁燒了紙錢，向父親承諾說，有一天要把他帶回家鄉，落葉歸根。

2012年，他把父親的骨灰罈迎回佳冬，先在外頭靈骨塔放了一年。2013年，賴崇文將父親葬在家族墓園，與父親最摯愛的家人葬在一起。這一年，剛好是父親被槍決滿六十年的日子。歷經幽幽一甲子的歲月，父親終於回到自己的家鄉長眠。

義助受難者申請賠償

六十年來，賴崇文都是自己一個人尋找父親的足跡。但是他知道，自己並不孤單。尤其六十年前，和他一同在鄭團麟老師家補習的四名同學，四位父親也全都被逮捕，並且均被判處重刑十年之久。後來，他去三山國王廟擔任十三年的志工，期間也學習如何處理父親的賠償申請。

他第一個協助的對象，就是幫助與父親同案的其他四個人，申請賠償。後來經過他的了解，客家人群聚性相當高，結社的情形非常普遍，像他父親捲入省工委佳冬支部案的人，就大約有五十多人。

其他像當時一般民眾成立的「結婚會」、「青樂班」，都被情治單位誤以為是匪諜組織，當時都被逮捕或傳喚，所幸大部分人都只是關幾個月感化，後來也都成為賴崇文義務幫忙的對象。

至於父親與鄭老師為何被逮捕，賴崇文在這些年來，自己私底下做了不少調查。他認為，情治單位指涉說他們兩人都是共產黨，其

實是情治單位為兩人「戴帽子」栽贓的結果。他說，外面還傳說，臺共為了推展組織，還給鄭老師一支手槍，經他後來走訪相關人士，得知鄭老師根本沒有手槍。

心無怨恨

時光匆匆晃眼而過，如今賴崇文都已經是 76 歲的老人家，但是他身體很健康，一整天都忙著養豬下田等農務。家裡的事忙不過來，連兒子全家都回來佳冬幫忙。

至於會不會怨恨當年的執政者槍決了他的父親？他停頓了一會兒說：「我心裡早已沒有怨恨，只希望當年的悲劇，不要在這塊土地上重新上演。」

賴崇文只要閉上眼睛，都會回想起六十年前，父親向他說的最後一段話：

「阿文啊！你要好好讀書，要好好照顧媽媽及弟妹，不要讓我擔心……」

這段話在阿文的記憶裡飄盪，並且隨風飄得更遠更遠……